

# 李永銓 延續品牌的生命

「中國人太急躁了。一萬年太久，只爭朝夕。十年太長，五年也太慢，這種心態下，如何打造不是曇花一現的高級品牌呢？」有「鬼才」、「品牌醫生」之稱的香港新一代品牌設計師李永銓，在剛出版的繁體字書《消費森林X 品牌再生》裡，通過講述跨越眾多領域的設計故事，給出了他的答案。

梁文道在序言中評價說，這本書是「切中時弊的警號」。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

■李永銓為「滿記」的設計充滿黑色幽默。



■「英記」限量版錫製茶罐。



■李永銓 攝：梁小島

李永銓面對的現實處境是，亞洲地區的古老企業品牌，前三位都來自日本，歷史最悠久的大阪建設公司「金剛組」，成立於1千4百年前的飛鳥時代。「日本超過200年以上歷史的企業有3千1百多家，歐洲方面，德國上百年的老店最多，但超過200年的也不過8千多家。而中國呢？恐怕也就只有5家，最老的六必居才到明朝嘉靖年。」但中國的歷史延綿5千年，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，卻極少有人留意。

「品牌絕對代表當代的文化指標，但我們只有今日，只有不斷向明天發展，卻沒有昨天，我覺得這是所有人都應該去反思的。」

李永銓個頭不高，敦實，戶外運動中，他最喜歡開賽車，那是一種需要高度專注，並讓腎上腺素持續升高的娛樂。看過一張他早年的肖像照，黑衣、嚴肅，有現在文藝青年所缺乏的沉着。相比之下，現在那副大得誇張的圓框黑膠眼鏡，則顯得喜感，也洩氣得多。年齡、成功和不間斷地反思，為他帶來了更大的從容。

從理工大學設計科畢業，設計師這個職業是在他燈火闌珊處的驕傲回首。從文化線記者、電影美術指導，在回到設計，他的入手點是海報設計。

上世紀80、90年代，香港中產階級開始穩固形成，品牌也漸漸得到追逐與身份定位。李永銓發現，品牌設計能影響海報所達到了消費群體，於是毅然投身品牌打造。

「香港絕對是一個消費城市，光飯店就有1萬3千多間，這裡也是品牌消費的中心地。」他用森林做比喻，「好像在一個浩瀚的森林裡，有大樹、小樹、小花小草，充斥着不同種類的動植物。每

一天都有不同的動植物會消失，同時又有不同的動植物誕生。我就是裡面的農夫，除草、開墾，甚至將一些瀕臨滅絕的物種拯救過來。」外界則稱他為「品牌醫生」，與客戶交流分析，再對症下藥。

## 讓品牌起死回生

書裡提到了一個中國女性內衣品牌起死回生的案例。一間前身為外國一線品牌生產內衣，只做外單的內地工廠，企業發展自設品牌尋求轉型，但在打開零售市場時遇到瓶頸。他們找來李永銓幫他們重新設計商標，李永銓卻發現問題出在品牌的名字和市場定位上，前者缺乏個性，後者缺乏優越感。通過親身考察和網絡調查，他建議讓品牌只鎖定在少女群體，又發現她們的生活以傳遞和分享各種資訊為主要特點。除此之外，他還每年邀請一位國外平面設計師合作，為產品設計包裝和個性圖案。這就是我們現在在各大商場看到的、時尚味十足的「bla bla bra」。

「與客戶做分析，看問題出在哪裡，然後提出解決方案，確實和醫生的職能很相似。」李永銓說，「但是，有時候也有醫不到的情況，比如和客戶的觀點南轅北轍，溝通又沒有效果，我就不會接洽。」

如果成功拯救品牌，對企業來說，是上了軌道的第一步，往後要如何延續，企業精神如何承傳，他也預測不到，「但我覺得，這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公民責任。我們是一間商業機構，但除了生存，也需要多一份責任，讓老品牌能健康生存下去。有這個心態，所做的事情就不只是商業。」

這幾年李永銓的事業重心，愈來愈向



■李永銓設計的女性內衣品牌，專打少女群體。



■「上海表」從包裝到表盤，都做了升級。

老品牌傾斜，他希望首先改變內地和香港的老品牌，讓他們適應新的市場環境。在《消費森林》中提到了創始於1881年光緒年間、後於50年代搬來香港的「英記茶莊」，以及建立於1955年的「上海表」。李永銓詳細了解茶葉產品的不同市場定位，在設計包裝上，跳出常見的中國傳統水墨畫圖案的框框，採用體現山水意境的簡化圖像，令產品視覺形象充滿現代感，一下子吸引年輕人的注意。

他對「上海表」的品牌改造過程也交代得頗為坦率，除了在手錶外包裝、表盤設計上做巨大提升和改變外，他也通過策劃邀請歐洲頂級鐘錶設計師的加入、參加歷史悠久的歐洲著名拍賣公司邦瀚斯的拍賣會，將原來只賣幾萬人民幣的國產手錶，提升至50萬人民幣的奢侈品位置。這也見證了他對市場準確的判斷和估摸的能力。

「我因為讀書，工作去過很多地方，東方到西方，又到東方。我家人常說，離開中國土的華人，真是對中國有特別的感情。」他對中國現、當代史興趣尤濃，廣泛閱讀和與內地客戶的交流心得，也寫進了他的新書裡，作為他講述每個設計案例的環境和時代背景。這一部分的文字，能看出他對全球和區域性的經濟的深入了解。談話中，他還會時常舉出各種數字來說明問題。「用數字說話，說明我是有依據，是理性的，這是商業社會的訓練和要求。」

但李永銓把他的「瘋狂」和「野孩子」的一面，保留在他的海報設計裡。他剛剛設計一組以毛澤東頭像為主題的系列海報，作為當代波普藝術作品，不久後將在本地畫廊展出。

## N城記：上海/北京 文：小蝴蝶 女性寫作

讓女作家來談女性寫作，本身就有些曖昧不明。9月6日的上海外灘源，南蘇州路上的一家美術館，英國作家A.S.拜厄特與中國作家王安憶應英國文化處之邀，在這裡進行題為「當代女性寫作——中國與英國」的對話。

王安憶已經拋開了年輕時對女性標籤的反感，她在漫長並很快抵達達聲名的寫作道路上，似乎在逐步擺脫女性主義的陰影，最後坦然接受了自己的身份。她在對話中坦言，一開始能接受「女作家」的稱謂，覺得作家和作家之間不應該有性別區別，但現在，可以慢慢地接受這個命名了。她認為，男女的差異肯定存在，但不是一較高下的關係，女作家對男作家來說有不可替代的部分，她們感情更充沛，即便是寫歷史，也寫得非常細膩，深入內心。男人的世界太大，他們有野心，有很多的事要做，而女作家要做的事，就是寫出她的感情。她說「我自己覺得很幸運，我是一個女作家。」

如果說，作為流淌着革命血液，卻始終承受着性別壓力的一代人，王安憶或許在自我勸誡的道路上最終達成了妥協，那麼出身貴族與學者家庭，在牛津、劍橋接受了高等教育，又有着小說家、詩人、大學教授和女爵士頭銜的拜厄特對女性寫作的看法則更為傳統。隨着十九世紀小說地位的提升，英國文學史「偉大的名字」裡增加了不少女人，她們，從奧斯汀、勃朗特到現在的萊辛、默多克，無一例外都是最優秀的小說家。沿着女性寫作的傳統路子走下去，也是一條陽關大道，更何況這個國家還設立了一個專為女作家頒布的「橘子獎」（雖然因為暗含了性別歧視而顯得有些違法）。當自己所屬的一種傳統——在英國是女性寫作，可以被引以為傲時，這確實可以讓拜厄特輕描淡寫的說，要想當一個好的女作家，必須先得是一個好作家，「女」字不那麼重要。

在對話中，有讀者提問兩位作家的寫作歷程，對於自己的個人寫作生涯，拜厄特說，她從來沒想過做別的事，「從我讀完第一本書後我就決定要當作家。在劍橋大學我學的是英語，所以要想當作家，壓力是很大的。其實在整個大學階段，我都在寫小說，包括上課的時候，但我從來沒敢給別人看過。有一次老師說『你用不着把筆記做得這麼詳細』，實際上我是在寫小說。開始寫作的時候，我是個24歲的小女人，但自己覺得已經是一個老女人了。當時帶一個很小的孩子，似乎覺得有豐富的人生經驗了，覺得自己可以開始寫作——把我的經驗寫出來。」

在王安憶看來，如何從寫自己的經驗，到進行虛構，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——這意味着你是否能從寫作愛好者轉變成一個職業作家。與拜厄特一樣，她最初寫作，也是因為心裡面有很多感情需要抒發，有很多故事要說，都跟自己的經歷有關。但是要成為一個職業作家，這顯然是不夠的，寫作的重點會從一開始的宣洩、表達，變成了想要創造一個故事，而不僅僅是寫自己的經歷。王安憶說，這個轉折一開始比較困難，但這對於一個作家來講是非常重要的關卡，「如果關過去了，你就是一個職業作家，如果關不過去，那麼你就是一個只寫過一兩個故事的人，非常幸運的是，」她說，「我關過去了。」



A.S. Byatt

## 要刊書事

圖、文：Cate

### The Economist 《經濟學人》01/09：

Nicholas Lander先生曾在自己29歲那年，買下了倫敦一棟18世紀建築的townhouse，在毫無經驗的情況下，開了人生唯一一次餐館，古堡活用的想法為他的餐館帶來了一批忠實的客人。後來Lander在1988年因為健康原因賣掉了餐館，轉而成為《經濟時報》的餐廳評論人。根據親身的經歷以及在行業內的密切網絡，他的新作The Art of the Restaurateur，栩栩如生的描繪了世界最頂級的20間餐廳的老板們。除此之外，Lander也談到了他對餐館藝術的思考：真正成功的餐館，光有好廚師是不夠的，餐館的選址，室內的燈光、餐單的設計，甚至是好的洗碗工都非常重要，餐廳的名字，最好短而易記。總之，要在只專心在烹飪和只顧前台客人的服務之間找到最佳平衡。



### TIME 《時代周刊》10/09：

倫敦奧運會結束，繁華盛世之後有兩本關於倫敦的新小說面世。作家Zadie Smith的NW和作家Martin Amis的Lionel Asbo：State of England則提供了一個另一種倫敦：當地人令人目眩的收入差異，多文化和多民族，以及缺乏奧運裝點的街區。作家Smith出身在倫敦西北地區，因而小說取名NW（North West）。故事的核心人物是一位從政府公屋長大的黑人女孩Keisha，聰明、勤奮，長大後成為收入頗豐的大律師。與此同時，她也發現自己的內心日益冷漠，對週遭的朋友亦變得疏離。Amis則描寫了一個貧苦惡棍一次中了1千4百萬英鎊的彩票，而混跡不同高檔酒店，又不斷被轟趕出來的故事。雖然兩人的敘事方法不同，但都對現實嚴峻的貧富差異有了一致的回應。而當人們不斷去彌補經濟差距的同時，不可避免的，他們需要犧牲掉身上的一些人性。



### Newsweek 《新聞周刊》03/09：

秋季來臨，一般來說都是出版社推出本年度重磅出版物的時刻。《新聞周刊》編輯部選出了一些心水作品與讀者分享。非洲尼日利亞著名小說家Chinua Achebe（欽努阿·阿契貝），曾以探討非洲後殖民問題的小說Things Fall Apart（中譯《瓦解》）出名，他的新作THERE WAS A COUNTRY，是他的個人回憶錄，講述了上世紀70年代發生的尼日利亞內戰中發生的恐怖事件。哈利波特作者J.K.Rowling首次為成年人寫的故事The Casual Vacancy，作家將她的目光集中在一座英國田園小鎮Pagford，鎮上的社會和政治衝突充滿戲劇性。被譽為北美契夫柯夫的短篇小說家Alice Munro的新作Dear Life，仍舊是她慣有的舒緩、沉穩的文字，那些有關命運的扭轉以及內心的澄淨時刻，幫助我們認識愛、家庭、創傷和我們自己。



### The Guardian 《衛報》07/09：

Amazon最近推出Kindle新一代電子閱讀器格式，儘管如此，這種新格式其實有它的淵源。新格式是將故事序列化，也就是說，原有作品裡的故事將會斷裂成一塊塊，並每隔一段時間獨立發表。這種序列化格式曾在19世紀一度流行，英國文豪狄更斯的作品就被以這樣的格式出版過。作為向狄更斯致敬，Amazon用序列化格式，在Kindle免費出版了作家的兩部小說Oliver Twist和The Pickwick Papers。兩部小說都將根據原來的分拆法分拆，並與原出版周期和持續時間一致。這一格式也吸引了很多當代作家，比如科幻小說家Margaret Atwood，她的新作Positron將採取此格式。還有小說家Andrew Peterson，他將用此格式出版他的新小說Option to Kill。

